

□江徐

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。

不管卡夫卡这句话背后藏有怎样的踪影,话语本身自带一种魔力,读之,内心好似被它轻轻击中。写的是树叶的细节,而我读到一个人的凝神与沉思,还有他曲径通幽的心灵。如果有足够耐心,并且乐于想象,便能感知出它的色彩、光线、与湿度,也会觉察它背后潮湿的心境。那湿润的经脉,仿佛通向微观世界的小径。

深秋阴沉沉的午后，捧一碗醇醇的红糖水，伫立窗前，窗外的枣树叶由绿转黄。目光停驻于那棵枣树，停驻于树上粒粒黄色卵形叶子，蓦地想起祖母去世那年，在殡仪馆的大厅等候许久，工作人员终于喊名字，告知骨灰已从火化炉里出来了，可以去领取了。家人蜂拥而上，和不认识的一群人挤在窗口前。我也跟了上前，但没有看，也无法看到，只是听着。真是奇怪，那声音就像踉踉独行的我，走在深秋的树下，一脚，一脚，踩在干脆疏松的厚厚的积叶上。没有觉得恐惧，也没有谈上亲切，只是心中一凛。那个事后回忆起来让我怀疑是幻觉的声音，从此无法忘记。过种种种，如若无所为凭，总是空里浮花梦里身，早晚会让人心生疑窦。

又忆及，飘雨迷蒙细雨的午后，站在公司走廊的僻静角落，凝望对面墙上藤蔓上的一丛叶子。那天，之所以置身僻静角落，是因为顽固的自我、偏僻的性情，实在与身后部门里面每天早上齐声大喊“好！很好！非常好！”的工作氛围格格不入。与其勉强混迹其中，被寂寞吞噬，不如回到一个人的孤独。在那里工作，应该说挣扎一天，唯一让我有感情的是，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，上面写着：天雨虽宽，亦不润无根之草。不用逻辑进行理性思辨，这句话倒是让人信靠，慌乱无依的心被它的平和与慈悲安抚。再就是无意间看到的那丛叶子。

深秋、雨天、阴冷的午后，凝视——从被人忽视的叶子。起初，我的心境因为自己的怯弱而容易陷入灰暗。当我望向对面那个角落——斑驳的墙面，芜杂的藤蔓，藤蔓上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却格外清新，看起来安静而自在。这份惊心动魄的安静，与我身后扰攘复杂的职场氛围大相径庭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也便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开始雨过天晴，之前感到滞胀的东西在悄无声息间自行脱落。说不上高兴，却明显觉得轻快。我看见那些叶子，仅仅因为看见，仅仅因为它的存在，就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沮丧的人带入另一片境地，被它安抚，被它清洁，被它润养。

我有什么呢？我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自我放逐，立于无人经过的铁制楼梯口，对着一堵墙，一丛叶，轰轰烈烈地凝神发呆。那一刻，甚至感谢它们，是它们让眼睛与心获得安顿。也是那一刻，我才通过自己的双眼有所发现——树叶的颜色并非局限于绿色。它们可以从绿色，过渡至黄色、红色。红与绿之间，是怎样一种跨度呢？从红色，到绿色，就像从此岸到彼岸，反义词中的两种颜色，竟然可以相安无事，休戚与其地生长在一根藤蔓上。这算不得了不起的发现，也许你早就知晓。但是，你确定真有“看见”过它们吗？就像我之前多年，一直粗糙地认定，树叶嘛，总归是绿色的，无非是绿色的，除此之外，树叶还能有什么别的颜色呢？就像天空总是蓝色的，花朵总是红色的。这种称不上想法的想法，未曾和别人提到，任其枯萎的藤蔓那样，在思想假的一隅自生自灭。直到那天，隔着秋雨洗透过的清爽空气，凝视那从藤蔓叶子，我感觉到，内心某一角落，开始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。我并非色盲，也曾多次在书上读到相关的文字——树叶具有多种颜色。哎呀，这简直是无需赘言的常识，而我也在生活中看见过绿色之外其他颜色的树叶。即便如此，那些明明白白呈现出其他颜色的树叶，依然很无辜地，被我纳入粗糙的思维。真实的它们，因为我的轻率与武断而被忽视，被错过。看见，是要用心才能看见的。

看到此处，聪明且富有耐心的你，能否明白以上所言为何物？所能写出的，都不是真正想表达的。如果说你看到过枫叶的枫叶，黄色的银杏叶，还有红黄相杂的乌桕叶，我依然无法肯定，你是否真的明白一件事：这个世界，一到秋天，树叶的颜色可以让你感受到万紫千红的可能。或者，让我们来说银杏叶。银杏的那种明黄，映上眼帘，可以成为你对下一个秋季的期待。那种明亮而肯定的颜色，并不张扬，你的心，有一瞬间的喧腾，旋即沉静下去。面对这很银杏叶的明黄，我不敢激动，否则会惊扰到什么似的。说不敢，其实是无从激动。激动或许也是一种性情和能力。大部分时候，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披着一片湖泊，最好是深秋时节，晨雾笼罩下的湖泊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寄居七层楼的阁楼，楼下草坪中央有两株银杏，树龄均为二十年。也是寻常午后，阳光如同鲜榨橙汁，汁水四面八方迸溅向全世界。我倚在栏杆，沐浴着橙汁味的秋光，忽然发现，秋天的银杏真是好看，是那种让人欲饮已忘言的美。一经发现，目光就再难移开，就不由自主地想多停留一秒，再停留一

秒。多停留一秒，以便让目光与心灵对神明平凡的恩泽多感受一秒，口渴的人路过绿洲，如失明的人重见光明。两天后，当我怀揣“来看看你俩今天是怎样的心情”这样一份心思重新来到阳台，目之所及，已是枝丫光秃，一地黄金。当我双手空空，脑袋也空空地站在阳台，俯瞰眼前那两棵银杏时，看着黄叶漫不经心地，一片两片地飘落下来，那一刻，我在想些什么，还是无凭无据无所思？

落叶纷纷，从子虚乌有的世界里飘过。树叶与树叶之间的空隙，被欲望与物质填满。有位诗人写了这样一句诗：当你对待以往有所后悔之时，生命的梅花就一瓣一瓣飘落了。后来，这位诗人也像梅花那样零落成泥。一树梅花，倘若竟放一时，又同时飘落，是何等惊悚的景致？生命若有这般凄凉美感，也算是对生命本身的馈赠与补偿吧？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有一天忽然领会，这两句话原来是互文关系。因为，生如夏花，亦如秋叶。

## □刘剑波

盛行傻瓜相机，我也有一台，是单位发的。我用这台傻瓜相机给远远拍过不少照片，如果取题目的话，应该叫“远远与草坡”但是我从来没有拍过山羊，不怕山羊是难以想象。我想，没有拍山羊应该是有原因的，但我始终找不出这个原因来，也因为此，我更怀念那只仿佛是从《圣经》中走出来的山羊。我还记得草坡上的那些野草牵牛花、紫花地丁、曼陀罗、车前子、九重楼、蛇莓、千日花、蒲公英。当年我和远远最喜欢玩蒲公英，我抓着我的黄色的花朵，凑到嘴上用力一吹，天空即刻布满了小降落伞。看着那些轻盈的小伞，远远兴奋得直拍手。他学着我的样子，也把蒲公英的花朵吹到天上去了。我问他，好玩吗？他还要不自禁，好玩，好玩，太好玩了！爸爸，我还要。我说，你自己摘啊，这么多蒲公英，够你摘的。小家伙忙开了，摘了一捧蒲公英搂在怀里。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贪吃的？有些野草的果实是能吃的，灯笼草的果实跟小灯笼似的，酸酸的。龙葵的果实也如此。还有老鸹鹑，将它的外皮剥开，里面橘黎状的果肉令远远着迷。回到家里，他还想吃，但他不知道那东西叫老鸹鹑，总是说成棉花。他对我说，爸爸，我要吃棉花。我听了哈哈大笑。我摘下“小灯笼”，拿给他听。他不敢吃，我就扔进嘴里，夸张地咀嚼起来。他问我，好吃吗？我说，好吃极了。远远脸上露出向往的神情，我也想尝尝。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吃了一个。因为酸，他眉头皱了起来。这次我问他，好吃吗？他皱着眉毛说，好吃，我还想吃。我又给他吃了龙葵的果实。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他手指将整棵的草地划拉了一下，说，我要吃很多，我要把它们全都吃了。我笑了，好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！接着，我摘了老鸹鹑，剥开外皮，棉絮状的潮湿的果肉露了出来。我把果肉填进远远的嘴里。好吃吗儿子？好吃。

多年前”，这会让你觉得时间并没有流逝，你一直被凝固在那里。我的“多年前”是一座有着宏伟又小径的花园，从任何一条小径都能抵达我的小镇，我的宾东。在那座花园里，我所有的过往都如郁郁葱葱的植物，永远生生不息地生长着，从不凋零。只要提起“宾东”，掘城人都知道那是指宾东小区。宾东小区是掘城最早的可能被称为“区”的地方，它的南北两端各有两条路，北边那条路叫盐垣路，南边那条路叫掘中路。它的东西两头也各有两条路，东边那条路叫东环路，西边那条路叫范堤路。宾东小区就被囚禁在这四条路所划出的格子里。在我的长篇小說《重现的时光》里，主人公就是从掘中路进入东环路，又从东环路去往老人院的。这两条路构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通道。在没有拓宽前，掘中路很窄，汽车无法会车，它更适合自行车行驶或散步。之所以叫掘中路，是因为掘港中学就在这条路上。从宾东小区往西数十米就到了该校。在掘城人的眼里，较之于县中，掘港中学就是后娘生的。比如，县中的操场早已有了塑胶跑道和人造草坪时，掘港中学的操场却还是尘土飞扬。我出小学喜欢走掘中路，我的前妻陈亚丽就在校任教，我有时会在路上看到她的身影，而每次看到我都会有阴阳相隔之慨。所以这条路也被我称为“回不去的路”。而对于《重现的时光》里的主人公来说，也是一条“回不去的路”。如果你从掘中路一直朝东走，你会来到东环路。掘城的东南西北各有东环路、西环路、南环路和北环路，所以巴掌大的掘城也被囚禁在这四条路里。你来到东环路时，一直穿过去，会踏上一条两旁长着狗尾巴草的小径。小径的尽头是一个河塘，这时小径会带着你从河塘边上往北，于是你会来到一个荒草萋萋的土坡，那只神灵般的山羊就是土坡上出现的。

我经常带幼小的远远来此玩耍。那时



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,往往都是坚持了“仕而优则学”的,而且无不强调学习的重要,并以经纶满腹、博古通今视为“从政”的要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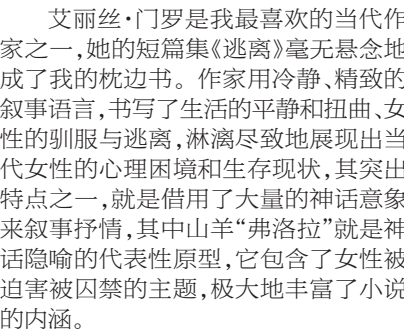
□凌云

“造作官室，缮治器械”，而且练书法、学音乐、解方药……学习多方面的知识。东吴孙权，“统事以来，省三史、诸家兵书，自以为大有进益”，于是倡导部下没有文化的将领吕蒙、蒋钦等读书。起初吕蒙借口忙：“在军中常苦多务，恐不容复读书。”孙权说：“你有时事情多吗？”便以自己的经验和曹操“老而好学”的精神教育他，并当列了一个书单。此后吕蒙博览群书，笔筹略至，虽令肃惊叹他“非复吴下阿蒙”。我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，之所以能成一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杰出的诗人，也是与他一生嗜读好书分不开的。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最是书香能致远。治国须治学，只有勤治学，才能明精治国，建树功业。毛泽东说：“读书是决定中国命运的要紧一着，要为改变中国之命运勤奋读书。”周恩来：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”习近平说：“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，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善于学习，就是善于进步。”从政者是党和国家的精英，只有带头勤奋读书，个人才有进步，单位、国家才有希望。党的十八年来治党理政新思想，无一不是在学习中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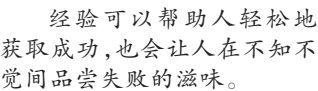
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,面临百年未

他一直抱着山羊玩，山羊洁净如雪，有着青草的凉爽气息，它让孩子忘记了那些野草的果实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它还让他骑在它背上。



短篇《说〈逃离〉》的故事基调是阴郁的，克拉克对卡拉的逼迫和冷漠，潮湿的小巷里写到的绵延不断的雨水，潮涨而灰暗。卡拉生活中仅有的亮色就是弗洛拉。它就像只精灵，乖巧，聪明，可爱，总是陪伴在卡拉身边。但不久后弗洛拉就丢失了，卡拉总是在情绪低落时在森林里呼唤着弗洛拉，就像呼唤自我的回归。随着山羊弗洛拉的出现、走失，再次出现，再次消失，女主人公卡拉的命运也出现危机和转机，她的内心世界也与其紧密相连，起伏不定。我很喜欢这又叫“弗洛拉”的山羊。我甚至觉得它就是门罗的化身。我的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头山羊，多年来我一直探究它的象征性——这与弗洛拉有共性的地方吗？我固执地觉得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探究却毫无结果，当我回忆那天的场景时，我总是陷入茫然，觉得那只是一场梦而已。其实我更愿意那是一场梦，现实一去不返，但你能如徜徉在梦里，现实会随风而去，梦却能永久盘桓在你心里。

现在让我回到多年前吧。我很喜欢



☐ 杨诩

◎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,如果其学术、创作不能对其人发生作用,不能令其与自然趋于和谐,良善美好,严谨深刻,正直智慧,亲和淡泊,那么我们就有权对其学术与艺术的品质与意义产生怀疑。

◎书本上的知识是他人的发明,只有跟自己的阅历、思考、行为结合在一起,相互作用,才会像食物之于人,化作力量、智慧与勇气。

◎经验可以帮助人轻松地获取成功，也会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品尝失败的滋味。经验来源于对过去事物的总结，储存愈长，愈趋落后固化。生活像水一般流动不息，新生的事物与矛盾层出不穷，不可能有永远可靠的经验可以恃仗。经验须要进化为学理，科学，才会长久与宽广。水流遇到岸壁礁石，不是回头就是绕开，“回头”和“绕开”，是抛弃旧经验，探求新发展。歌德在《浮士德》中借学士之口说：“经验！不过是泡沫和尘土！与性灵不可同日而语！”经验适合于一成不变的劳作，性灵则专为新美的事物而生。

◎越是民族的，就越是世界性的。有人据此推论：越是地方的，就越是全国的。这里的“越……越……”指的是样式、种类的独特性，而非艺术作品、思想的高度、广度和厚度。全国的、世界级的文化艺术，必然是站在人类共同追求的立场上展开的，根植于广大的宇宙自然，揭示心灵对美好事物的诉求。海纳百川，博大精深。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，习俗以及艺术，如果不能最终汇入包融会通、独标风格的发展大道，其格局必然是狭小的，其意识必然是陈旧的，其题材内容必然相对固定的，其表现手法必然是相对单一的，其活力必然是可忧的。“民族的”与“世界的”，“地方的”与“全国的”，其区别就像国家与世界联盟的区别，地方与中央的区别。以艺术家个体遭际而论，虽有遇与不遇、舞台大小之别，然最终必然接受同一个标准的称量——文化就是文化，艺术就是艺术；而其人：是什么——最后必定还会是什么。

◎每有举办全国性书画大展的消息传出,各地各种组织就会纷纷邀请名家(评委或准评委)点评作品,传授类似“八股文章”的创作诀窍与宜忌。以天下书画人口之众多,而以一个标准去贯彻之,以同一类人来传导之,长此以往,后果堪忧。艺术是心灵向往美好、驰骋情感的窗口,如果被贴上了统一的“风景画”,挡住的就不仅仅是真的风景。

◎在处于逆境的时候,坚持理想、追求美好相对容易,因为外界的引诱极少。在顺境中坚持高尚的理想、远大的追求、洁身自好反而是难的,因为面对的诱惑太多。

